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七

行狀 狀

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一本有皇任開州新浦縣主簿九字公嘗從晉於汴州為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為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為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敘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談藪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

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既以字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

袋為涵判官大歷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為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取一作假約我為市馬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複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一作卒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為與上或無而字為賜或作為爾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邉吏請致詰也至上或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或無故字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

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是下或無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大怨兩展其足也或無復字自迴紇歸拜司勲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令上即位德宗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作始盡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

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建中四年十二月以晉為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公既至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以字公之過未有聞於人其

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於字）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

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或有之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貞元二年七月以晋為尚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晋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

未嘗言（以或作已）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複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或作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

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此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十二年以晉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問日宴謝下或有遷字問日宴三字或作移時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

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或無州字）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或無由字）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考之傳士寧每畋獵數日方還或本非是）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度下或有使字）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

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者下或無至字非是）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及（或作與）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譁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或無初字）及鞏聞

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　今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誤矣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

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故士下或有寧字非是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明日二字或作時非是初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𧫭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

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剌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業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叔度為人佻悅軍中惡之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烏舊本多作蒼烏家語蒼烏鳫也瑞應圖有蒼烏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感懷有所疑輙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

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或無既斂二字於行之四日汴州亂乙酉以長源為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頴等故君子以公為知人知或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令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按外集作其非是 令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

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作全溪澥作全澥考世系表董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或無伏字）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

編録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

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或無薦字盧虔也喜嘗為虔作復黄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修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已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

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無知字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或作有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覩其所為文未嘗不揜卷長歎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難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下一有無字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羇旅道路見王公數百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未嘗

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乃下或有為字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

勝數或曰接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司馬遷答任安書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無複出四字不其或作其不）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為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曰雖非朝官蓋未為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勑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一作選舉）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分上或無萬字）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

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公羊傳威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為人避太宗諱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陰為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

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或無公字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王化或作主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公時為監察御史皇甫湜為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役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為連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一年赴江陵途中

寄三學士詩歷言得罪之繇與湜言無異史以爲言宮市出陽山誤矣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餧道塗餧或作餒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

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勑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徵未得者腹或作復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搉酒錢在百姓腹内者並除放今按腹内謂應納而未納者嘗見國初時官文書猶有此語如今言名下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字受恩思効有見輙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録奏聞謹

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貞元十九年公為四門館博士時奏請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 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 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 已或作以下同 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 或無從字 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興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

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公嘗誌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墓

即北平莊武王之孫贈太子少傅暢之子嘗言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馬今又為彙之行狀彙即北平之長子也故其終亦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馬公於馬氏可謂厚矣据狀貞元十九年作

君諱其字其諱其或作諱稟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
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中衍中衍四世孫仲滴仲滴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為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夙九世孫浣自立為諸侯是為趙獻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別
子趙奢當趙時或無時字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
由是以馬為氏浣四世孫武靈王與六國俱稱王武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為氏閼與地名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
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

君才隋末為蓟令蓟或作薊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舉兵自稱幽州總管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為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玉鈴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燧二子長彙次暢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

原（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為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責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嘉或作喜）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甍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七或作十）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侍

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無子陳國無子或作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敉前左衛倉曹參軍敭右清

道率府冑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云公於時未為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閣本舊本皆無之　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

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敕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奉一作覩）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端上或有大字）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見於禮記（記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又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

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無下或有有字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一無而字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將或作特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

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令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為官下或有吏字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

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或無有字申或作由下二字今按此合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或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

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曰令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比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帖或作牒錢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或無

而字令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縣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縣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草粟下或有米字悉以聽之則人益農或作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或無皿字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複出五嶺字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一無坐字五嶺舊錢聽

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狀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禄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録奏聞伏聽勑旨謹奏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張尚絅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八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尚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屬音之欲切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靦他典切手足失措

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緣去聲　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

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隠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或有被出四字

為宰相賀雪表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為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閒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

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録表狀（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言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録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

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録則名氏年代不聞于兹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歷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月以長子宣王誦為太子年十一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隂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原大武作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録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

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勑修成順宗皇帝實録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録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闕於時無所不録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積慙懼）謹隨表獻

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録今月四日宰臣宣進

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刋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閶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録永傳無窮謹録奏聞謹奏

為裴相公讓官表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為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為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為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四川表為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

之重（自西川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己益輕（大或作厚益輕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輙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譏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或作盡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啟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効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

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度為御史中丞又叱邦憲十年度為刑部侍郎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闚於防虞幾至斃踣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氊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秖自内慚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爕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比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高宗登傅說於版築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

注云望屠於朝歌說苑望年七十釣於渭濱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為客卿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

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集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弘靖輩貫之也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其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旨今玉堂宣底作進止下同

今按陸公奏議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

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為名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為蔡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或無冬官字公嘗有答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即侑也狀薦堪御史太常博士元和十一年冬作十二年公送其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

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丞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之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勑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說云前天德軍防禦即所謂停使也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

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録

奏聞伏聽勑旨

進王用碑文狀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婿也公時為右庶子為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

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輙以撰訖其碑文謹
録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旨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
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乂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侍公坐數斥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又所謂諛墓中人所得者歟
其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令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云臣

其言

右令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己薦之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賓位尚有闕員令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不敢不論紹述

死又為之銘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尚書字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録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以集考之公舉自代凡六人為刑部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兵部舉韋顗為京兆尹舉馬總為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勑正月或作五月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内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内敏潔静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

遂臣誠請謹録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仆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正月十四日敕牒或作某月日敕牓牓字非是以收復淮西以或作已或無復字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

將來法式或無式字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功勞臣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旬或作旬涉涉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絶之跡必有竒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

以為經（號或作篆經上或有正字）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兹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或無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惟或作以）再登太平劃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麻或作成方从閣杭苑李謝本今按作麻殊無理疑此本是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耳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

方氏固執舊本定从麻字舛繆無理不成文章固為可怪然幸甚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便廢麻而直作成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可得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為無功但不當便以為是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為森云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官或作中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頑貪恩待或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

謹録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或有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慚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三字　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説）

奏韓弘人事物表（古本云四月一日涯度羣弟簡奉進止碑文宣賜韓弘一本）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恩字或無勅字）伏縁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録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其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忭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賛聖功臣子之職下當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録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八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灑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即加賞此公所以以狀論列其號令之不信也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勑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令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二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則一作士平等官皆王武俊之子張宴等誅士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士則士平或作士平士則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有內字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

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因或作由法一作罰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或無之人字况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

地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已來繼有丕績已或作以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劒南東西川斬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澤潞邢洺磁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貝相盧衛致張茂招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三州張愔所管愔於針切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有皆字陛下神聖英武

之德為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或作道）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輙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為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

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輙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為必信言之必信閣杭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本之謬矣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為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擇杭本作澤非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高祖出黄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閒楚數年之閒漢得天下論者皆言

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以未有不信而能成大功結之又引漢高祖事故此以未有不小費而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闕方本但以酷信閣杭之故不問可否直行刪去舉正亦不復載殊為無理今悉補而足之)臣於告賊之人(告或作捕)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僻惷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

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鎛也亦可謂無識鑒矣此表宿所能了耶閩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逐十五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

以憲宗爲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其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流上舊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一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無八字考之世紀非也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二語上或皆有一字帝舜及禹年皆百

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以上多帝王世紀之文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此時二字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从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从新舊史方本俱下有年字二史併無俱字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入或作至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

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八或作九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晝新舊史作盡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更或作乃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當時羣臣材識不遠材識新舊史作識見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知新舊史作究古今之宜推闡

聖明以救斯弊聖明或作明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上或無即字創上或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別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常新舊史作當時二字令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轉字令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舁音輿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迎新史作加或作相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

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設字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云上或無皆字敬信新史作信向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字而有於佛二字舊史無更字令从新史焚頂燒指焚頂上新史有以至字舊史有所以字謝本作以至無故新舊史焚作灼燒作燔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做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次作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

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或無臠字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字下或有者字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生之法言不言新舊史作不道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字奉下或無其字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而出之於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惑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惑作貳誤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

禁令新舊史作以又作直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祓閣杭蜀本作拂然後進弔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拂不祥左氏襄二十九年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令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之水火無有司投諸四字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或無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

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二語）佛如有靈能作禍祟（或作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部太史曰傳奕上疏請除佛法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祆神泊于符石篤信佛法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子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為口實以為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為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為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

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鎛恐其復用乃奉先對曰愈終太踈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莫塞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

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今年字即日奔馳上道或作經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三月己卯公至潮州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或無具字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

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面或作親）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經舊史作踰）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瀧音雙）難計程期（程期新舊史作期程）颶風鱷魚（颶其遇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州南近界或作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

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新舊史作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字或作許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

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並作於雖或作縱臣亦新舊史並無亦字多讓新史無多字杭本併無二字尤非是）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大新史作皇）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優舊史作復）武剋不剛孽臣姦隸（孽或作孼）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一作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不貢不朝新舊史作不朝不貢）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

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寧新舊史作從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巍下或無之字治功作功治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或無代字舊史年代作萬年當此之際所

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際或作時一上或有之字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隷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新舊史作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或作迭非是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公時在潮州奉表陳賀尊號之稱始自開元至是遂以為故事云古者皇曰皇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唐高宗

中宗遂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為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人君豈不悖哉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代或作載陳請懇至句于再于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或作載陳情欵懇到再三非是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天人合慶合或作交日月揚光環海之間或作中含生之類歡

欣踊躍（欣一作忭）以歌以舞（舞或作以舞以歌）臣淇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長上或有以字無人字）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妙而或作妙算下同）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

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飢寒（國下或無內字）四夷皆朝貢（朝上或無皆字）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僃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議或作講或上別有講字）撰泰山梁父之儀（撰下或有其字）援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一作憲）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

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與或作如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彷徨或作傍惶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史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元和十四年七月上尊號大赦天下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

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奬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公知制誥）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慚惶無任感恩慚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

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日二字）虔奉遺
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于上）天地神祇永
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
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
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
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

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叟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涕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頴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參軍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也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十六相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

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僻守制或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蒙字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

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為皇太后即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 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 文母有光於周道 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 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

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作慶）無任踴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為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偏覩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

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陵或作澤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或作正其日丙戌亦主於土今按歷家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月明當作王丙戌以歷推之十六日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

之域以躋（以或作已）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欣作歡）一賓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謹差其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

奏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作考和而不同静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録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泰永貞元年十一月坐王

叔文之敗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内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貞元十一年恭登第亦更臺省貞元中恭累遷至戸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為治官吏懲懼不敢為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為允當謹録奏

聞

慰國哀表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為國子祭酒以狀薦籍

籍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元和十五年
也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為大司成念
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升
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可以知公之
薦也或有
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

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 或有國公字自監州元召和為十國五子年祭九酒月至是有

此表

臣其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令字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誅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 旋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

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幽冀言也天文志昴為天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北嶽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　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西謝之首北上之渠恒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

德又如彼或作如何非是爰初嗣位首去姦孽謂貶皇甫鎛孽或作孼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媧皇殺黑龍堯誅九嬰二事並見淮南子血兵刑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

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子或作下）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方本無臣某下六字）

舉韋顗自代狀　尚書兵部（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

部侍郎舉顗自代 顗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顗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録奏聞謹奏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三十九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四十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或無孔戣字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為官數得相見或無同字戣為人守

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幾上疏求致仕故往看幾幾為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幾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為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

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致仕　今按禮記作事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幾𠕋無疾疹音軫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

退幾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作所然人皆求進幾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總自代狀　京兆府公為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時總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為戶部尚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總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或無

近者至所以十字市井作畿甸盗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寛猛得所畧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為至當謹録奏聞謹奏

賀雨表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一作憐兹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

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或作雷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長慶三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

已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及或作至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闕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公兩為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侍舉大理少卿韋顗以自代長慶三年自京兆尹再除兵侍則舉正甫以自代前後皆可考也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禀正直之性懐剛毅之姿嫉惡如仇雠見善若飢渴備更内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作志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録奏聞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王黄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李習之狀公行曰其為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為祭酒時所論元和十二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一作文）及進士五經請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

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畧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閒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瓘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畧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貶嶺外謂自潮方移袁繼入為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三事為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 一臣去年一作右臣伏以臣去年 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憐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 諳或作諸 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

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北緣邕管經畧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當刪上）

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字）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困或作內經二字）殺傷疾患（或作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自或作身）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嫉或作怒致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令置在容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畧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或作服遠鄉羇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

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
者字 或無 岳鄂所發

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

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

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

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

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

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此之禽獸來

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呼或作叫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畧使有或作其處理得宜理或作置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進今按狀云往任袁州刺史方説非是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賀白龜狀體正同猶

今之貼黃及狀眼也方本刪去非是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撿責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責或作到）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有例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

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

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勑旨

論淮西事宜狀

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為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還奏兵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丞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為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出討蔡以公為行軍司馬卒擒吳元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

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作其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作匱于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攜上或有皆字餉或作飽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

待下或有之字非是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一有則字必或作取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埸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矣字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吏作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永繼皆一義　今按此蓋當時俗體如此故公

狀中用之不欲改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内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作叛背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効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

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或作更）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指字不下或有撫字皆非是）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隷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别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

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罷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却下或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下文勢合有行字行下更合有營字其理甚明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今輙補足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一統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統一作統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或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

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
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或作殷 按漢書隱若一敵國方本非是
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作諸使其
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
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
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
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勑諸

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

愚皆然也（往或作近）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

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

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則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廉或作戰非是）

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作則）不可愛惜所費憚於

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畧同今聞討伐元濟（伐或

作罰非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

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為狂勃侵掠勃或作悖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罰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之討澤潞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為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

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

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録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為戶部侍郎侍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贓敗窮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
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
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疋叚省司
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
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
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
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

吏坐鋪自糶利不闕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

來商人或自負檐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充使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或無一件字　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録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録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

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一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觔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觔價

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觔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觔四十（一有文字）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秖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秖或作只）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二或作三）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觔官糴得錢名為三十其實觔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觔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觔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觔常失七八文

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絶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户皆被停留輪納之時人事又别凡是和僱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

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尚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閒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

謂一年已來謂一作請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幷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幷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

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來字上更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糴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國或作官）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

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債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

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觔一月率當十觔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字恐羨非益鹽每觔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觔則三百六十也足或作是屬下句　今按平叔所定鹽價一觔止三十文韓公通計民間所加脚貴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六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為率則一月安得用二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云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為當新法實價與舊每觔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

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羸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則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糴鹽臣即請差清强巡官檢責所在

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因而擾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鹽字辨與不辨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

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午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防察（防或作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為鹽商納榷（或作税）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較優（此下當有今字今補足）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為人把錢捉店看守

莊磑不知何罪一朝窮竄之也（何或作其）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或作也）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

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勑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録奏

聞伏聽勑旨

欽定四庫全書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四十